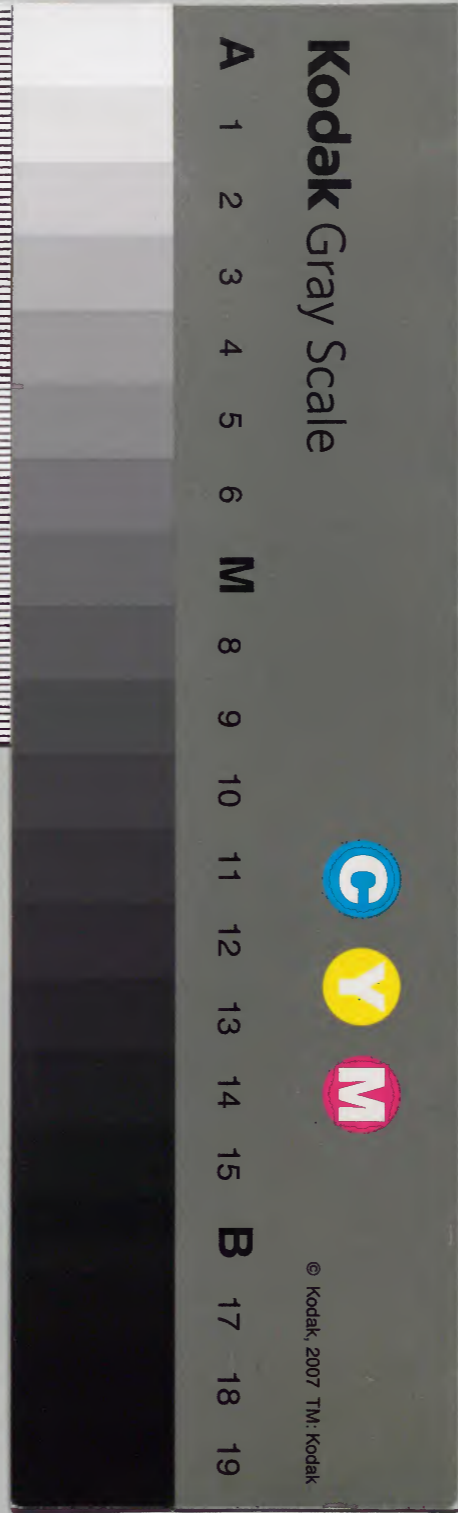


史記

卷一百六十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8)
函號	別 10 1



史記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文庫

漢太史令龍門

司馬遷撰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主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犬邦雖復逆亂萌心取
汗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
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
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
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
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

索隱曰案彭濞字也音披位反

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徐廣曰仲名喜

康熙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六

列傳

一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

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索隱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間音紀開反自

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郟陽侯索隱曰地

理志馮翊縣名在郟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高帝十一年

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

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

從破布軍斬西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蕪縣之西會音古兌反甄音鍾布走荆

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

之索隱曰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是十二年十月辛丑

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

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二年駟案應劭曰

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

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

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理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

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

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索隱曰案鄣郡後

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

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

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按

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國用富饒孝文時吳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

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

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

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

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

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

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

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

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漚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

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馮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

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

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詳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

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今王

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

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

王凡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

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案吳國有鑄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輒

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履

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與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

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
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辭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
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
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雇
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
直成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
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錢三百人
官官給戍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為
適乃戍歲時存問茂林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
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駟按如淳曰訟公也
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
與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
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
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
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

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
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
王前有太子之郅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
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
曰案即山山名又即者就也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
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
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
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
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
郡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

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
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
皆憚畏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
膠西王索隱曰詭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
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
上與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
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聖語有之舐
糠及米索隱曰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
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
三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

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所聞諸侯削地罪不

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

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

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

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說文瞿遠視貌音九

縛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

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

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

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

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

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幸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頴曰王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

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海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徐廣曰吳王封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



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

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

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

不得嗣王志將不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

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漢書音義曰

義曰按專以僇辱諸侯為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

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正義曰欲危社稷陛下多病

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敕國雖狹地方三

千里人雖少精兵一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

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

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直長沙者索隱曰謂

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

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

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告越

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

如淳曰告東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曰越東

越使定之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

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

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衆索隱曰搏

統領入蕭關正義曰今古隴山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

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年怨入骨隨欲一有所出之義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邑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

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

其有故爵邑者更益

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
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
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
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
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
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
相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下軍食
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
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
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

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及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闕革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

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

之乃拜盎為太常正義曰令盎為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指意吳王弟子德侯

為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按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盎裝治行後

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使告吳

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

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

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

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去走

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戀反會兵滎陽

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

日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

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

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正義曰

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

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

吳饗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

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

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

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

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

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

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徒自損耳吳王即不

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

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

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

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

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

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

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
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
吳王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
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
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
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
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
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
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
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
漢文帝二年別為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蕩城中尉

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
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旣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
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
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
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
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
誘受天下亡命辜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稱
錢淆亂天下錢也稱
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
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
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

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禍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卯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

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朕甚

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

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

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

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

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

皆敗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

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

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正義曰按

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

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陽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

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

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

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

徒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甌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

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

啗東越韋昭曰啗音徒覽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

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縱索隱曰縱音七江反譏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

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師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

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亡

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

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

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洗席

豪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

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

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徐廣曰：姓

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後故不降者滅

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

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

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

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

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

發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

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

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

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

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

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薄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郟陽侯省音所

幸反也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郟陽侯也能薄賦歛使其眾

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枝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爭

博是爭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

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

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

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

吳楚輕悍 王濞倍德 富因採山

豐成提局 驕矜携貳 連結七國

嬰命廣陵 錯誅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史記卷一百六終

史記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案隱曰

志觀津縣屬信都以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喜

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正義曰百

官表云詹事秦官

掌皇后太子家也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

康臨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七

列傳

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
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
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
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
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
賢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氏案
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固
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
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也毋如竇嬰賢乃召
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
方有急王孫寧可以漢書曰竇
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
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

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
自令裁

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曰監
音甲衫反

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

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

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
後廢之故書母姓使魏其侯為

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

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

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

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

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

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
又音啼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
是自明揚主上

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蟲怒必螫人又火各反○

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與與則妻子毋類矣索隱曰螫也○正義曰兩宮太子景帝也

日謂見誅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滅無遺類

舍也劉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

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曰沾

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懣反張晏曰沾沾言自難以為

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

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

人相號長老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未貴往來侍酒魏其

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

有口學槃孟諸書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

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蚡同母姊

者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討

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景武

初嗣位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

故城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

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

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

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
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
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
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
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
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又不能今以毀去
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
夫索隱曰案推轂謂曰甲下之如為之推車轂也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
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多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竇索隱曰適

音直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

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
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
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

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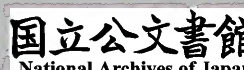
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

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

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

趨執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

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



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

國諸侯愈益拊武安索隱曰按謂任諸郡及仕諸國也武安

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復短小也又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

尊高示貴寵其說踈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持甚

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

以禮屈之則天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

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

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

並是踈謬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

口者脉之大會乎太陰之動脉也呂廣云太陰者脉之

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

沈瀆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

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非痛折節以禮誑之天

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

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

文不讓其兄蓋侯天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

知或說為非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

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

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

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

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大南鄉自坐東鄉

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

諸弟徐廣曰為諸弟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

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

說文曲旃者所以招士也

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
執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曰
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
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

潁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

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

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

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

奮曰張晏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

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

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

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

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

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

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

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

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

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

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



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

平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搏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

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

直使酒不好面腴貴戚諸有執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

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

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

曰已音以謂已許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

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執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

其侯失執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

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

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

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嬰

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

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芥彈

音普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

引重張晏曰相薦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

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

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暮功之

不辭同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

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且日蚤臨武安許諾灌

夫其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
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
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
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案徐
廣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
不以服為解蚡不宜
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
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人入見曰將
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
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
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
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
顏云若令人舞說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

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
將軍雖貴寧可以執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籍福
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
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
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
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
二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
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
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



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有太

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

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

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

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

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

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

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

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

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

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曰

咕囁耳語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

輩帖鄒氏音虫輒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

漢書音義曰李廣為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

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索

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何知

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

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

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

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

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

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

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

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

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

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

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

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

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

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

天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

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

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

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

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腴而心謗不仰視

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辟倪兩宮

聞徐廣曰辟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古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普係反倪五係反埤蒼云睥睨謂

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

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

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

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

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

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

穎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

不折必披索隱曰案包愷披音疋彼反丞相言亦是唯

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

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

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

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

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曰案晉灼云藉

踏也以言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

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

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

乎索隱曰案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舅姊太后同母弟故

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

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

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秃老翁

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

事音許既反

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
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社門辭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辭齧也

士白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
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

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

類川事故魏其不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對為欺謾者也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

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
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
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

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
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

日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

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
帝四年三月蚡薨竇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
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

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志病痲索隱曰痲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
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
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

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駟案張晏日月晦者春垂至也索隱曰昔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也
論棄市渭城正義曰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

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

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作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

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

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索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

光四年侯恠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

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

在然蚡薨在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

之襜褕郭璞云蔽膝也說人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

尺占反襜音踰謂非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

元二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

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

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

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為在及聞淮南

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

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

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

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

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

索隱述贊曰

竇嬰田蚡 執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倪兩宮

事竟不直

冤哉二公

史記卷一百七終

史記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漢太史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白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

隱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

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城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城安縣

亦屬梁宋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

田生所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及事梁孝王為中大

康熙五十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八

列傳

一

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并吳兵於東界

索隱曰將音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

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實太后

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

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

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

公主○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姊也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

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

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

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

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

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

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心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

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

一作紉也駟案侘音丑亞反誇也○索隱曰漢書作媯音火亞反紉音寒孟反驅馳國中以夸

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

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

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

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

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

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

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索隱曰抵音丁禮反獄吏田

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

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

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

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曰案謂

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

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所聞乃詔王以安國為

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

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又殺故吳相袁盎

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費

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

孝王所安國人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

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

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

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

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

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

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

栗姬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

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

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休說文

云休誘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

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

宮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

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

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

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

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

亦素聞其賢卽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

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

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

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

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

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

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

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

索隱曰案晉灼云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不內屬於漢為人

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詩慎曰魯縞尤薄衝風之末

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

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

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

壹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

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

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

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

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

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索隱曰崔浩云當

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

太僕公孫賀為輕騎將軍正義曰司馬續漢大行王

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

軍正義曰臣瓚云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

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

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則也於是單于

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

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燧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

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

幾為漢所賣正義曰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

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

度弗及卽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
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
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
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
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提取辱耳

日提一作祇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

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軍法語也。索

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留畏橈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橈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

相紛紛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

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

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

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

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

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

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

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索隱曰郵音質他徒河反謂二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郵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

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

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爲

天子導引而墮車蹇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

天子導引而墮車蹇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

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

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廣

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

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

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

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

曰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

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

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

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

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里北平城即漢古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

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

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

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

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

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

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

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

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 第二

索隱述贊曰

安國忠厚

初為梁將

因事坐法

免徒起相

死灰更然

生虜失防

推賢見重

賄金貽謗

雪泣悟主

臣節可亮

史記卷一百八終

史記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漢

太史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

參軍河東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正義曰成紀秦州縣

其先曰李信秦

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

受射

索隱曰秦小顏云世受射法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人蕭關而

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

康熙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九

列傳

一

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索隱曰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

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

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

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

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

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

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

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竟○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

人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

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

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

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

者○索隱曰案董芭輿服志云黃門承主鑿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

望故云勅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

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射音石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

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按使

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鷲也廣

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

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

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

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出監護胡兵也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

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職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

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

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

斗畫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銅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銅即鈴也

莫府省約文莫府者蓋兵門

書籍事索隱曰案大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

大非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案許慎淮南云斥度也候視也望



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
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
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
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
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
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
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
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
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
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
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
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
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
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
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
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
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屏孫名強
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
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索之
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

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

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

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

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

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

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

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

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

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如淳曰臂如猿通月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

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

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

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

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

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

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

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

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

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

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

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間弩名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

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元二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論在下之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

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謂不在人後也然無尺

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

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

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

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

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

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

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

軍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

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

軍今大將軍乃徒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

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

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

老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毋令當單

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

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

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

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徙東道也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基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軍亡導或失道

索隱曰謂無人導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

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度也南歸度砂幕遇前將軍右

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道

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

委曲而行迴折使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

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

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

卒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

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

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

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

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

索隱曰嫣或音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

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

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

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索隱曰墾音人絹反又音乃煨

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

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侯當得二十

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當下吏治蔡

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



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

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

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

上雍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

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

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

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

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

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

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

大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甘州在京

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

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

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

連天山徐廣曰出鄯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

謂之天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

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

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

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

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

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

引且戰連關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

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曰悛音七旬反

漢書作尙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

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雖

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

猿臂善射

實負其庸

解鞍却敵

圓陣摧鋒

邊郡屢守

大軍再從

失道見斥

數奇不封

惜哉名將

天下無雙

史記卷一百九終

史記卷一百九 列傳 十

史記卷一百十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生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大平津侯後第五十一今
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
諸傳而次四夷則司
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

隱曰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
樂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

康熙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十

列傳

一

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
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
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日曰獯粥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
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具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
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三名也括地

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獯粥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
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索隱曰韋昭曰
背肉似橐駝故云

駝包愷音託佗○驢羸索隱曰按古今注云驢特馬牝
正義曰畜許六反驢羸生羸○正義曰羸音力戈反

馱馱徐廣曰北狄馱馬○索隱曰說文云馱馱馬父羸
子也廣志云決蹄也發蒙記刻其母腹而生列女

傳云生七駒駝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按郭璞注
曰超其母爾雅云駒駝馬青色音洵塗又字林云

野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驪驥徐廣曰音顛巨虛之屬
獸其狀如馬其名駒駝也驪驥○索隱曰說文云野馬
屬一云青驪驪驪又如驪

魚鄉誕生本驪字作奚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

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音扶糞反毋文書以言語為約

東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索隱
曰少

音式紹反長陟兩反少長謂年稍長士力能彎弓索隱曰彎
音烏還反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

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形
似矛鐵柄音時年反○索隱曰音蟬埤蒼云鋌小矛鐵於古今字詁云矜矛矜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
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水
其皮葦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
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
諱而無姓字漢書曰單于姓攣鞬氏○索隱
曰攣音六緣反鞬音才蹄反夏道衰而

公劉失其稷官

徐廣曰后稷之曾孫。正義曰周本紀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

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

徐廣

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

索隱曰按謂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

索隱曰韋

昭云春秋以為犬戎按畎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

生白白生犬犬有二壯是為大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

戎之別種也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鄆鄆

放逐戎夷涇洛之北

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焉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

彫陰泰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

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

餘年周道衰

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

而穆王

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

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

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

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

所封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

韋昭曰戎

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

遂取周之焦穫

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穫亦名瓠口亦曰瓠中在雍州

涇陽縣北城十數里周有焦穫也

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

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鄆鄆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

公伐戎至岐

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鄆鄆列為諸侯也

始列

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

索隱曰服虔云

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天寒應奉

齊釐

公與戰于齊郊索隱曰齊音信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

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其後二十有

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索隱曰蘇林汜音汎

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

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

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

戎狄戎狄以故得人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

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九姓之戎居陸在秦晉之間二國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衛侵

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正義曰言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也周襄王既居外四

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

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徐廣曰維邑當是之時秦晉

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內圍洛之間徐廣曰圍在山西河音

銀洛在上郡馮翊間○索隱曰三蒼園作園地理志云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園當為園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園○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曰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郟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

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曰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郟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

西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秦穆公
緄三州自翟地按文言圖潞之間號赤狄未詳

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緄諸正義曰括地志

緄諸城秦州秦嶺縣北五十里漢縣諸道屬天水郡正義曰緄音昆字當

也韋昭云春翟獯之戎徐廣曰在天水獯音丸○索隱

獯戎邑音桓○正義曰括地志獯道故城在渭州襄岐

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獯戎邑漢獯道屬天水郡

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

秦為北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隱曰韋

地郡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

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同州馮

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

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荔力詩反鳥氏

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又括地志云鳥氏故城

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

之置鳥胸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地胸項于反索隱曰案

氏縣也地理志胸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吁

○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而晉北有林胡正義

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樓煩之戎索隱曰地理志

如淳云即儋林也為李牧滅樓煩縣名屬鴈

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北有東

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故地也

胡山戎漢書音義曰鳥丸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

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

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為姓父子男

女悉髡頭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

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

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

門○索隱曰服虔云句音而破并伐以臨胡貉索隱曰

史記卷一百一 列傳 五

歲也音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

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

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河西及上郡于秦秦昭王

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昭王母也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

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

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

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水

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頽毀焉自代並音似

反陰山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

絕塞外下至高關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

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

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

實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

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

長城自造陽韋昭曰池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媯州正至襄平索隱曰

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其後

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

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

築四十四縣城

日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總利賁山南漢陽西是也

臨河徙適戍以充之

適音丁革反

而通直道

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八千里

正南北相

自九原至雲陽

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

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

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

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

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者治

索隱曰韋昭曰臨洮隴西縣

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

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

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

北假中

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

假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日縣故城在

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

五原北假

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

正義曰氏音支

膏壤殖穀

蕭延沙等州

匈奴單于

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

單于姓孛觀氏其國稱之曰揅黎孤塗單于匈奴謂天

為揅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故曰

揅黎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

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

曰頭曼

韋昭曰音瞞

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

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

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

冒頓索隱曰冒音墨又如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曷

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

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

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

韋昭曰矢鏑飛則鳴○索隱曰應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

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

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

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

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

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

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

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

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疆盛聞

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

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

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

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

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

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

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

千餘里各居其邊為旃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

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旃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東胡使

得旃脫王正義曰按境上斥埃之室為旃脫也

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旣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呼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淳曰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是

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索隱曰蠡又音黎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索隱曰裴氏所引據後漢書下呼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氏須卜氏常蘭氏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蘭姓亦今有之其後

有須卜氏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後漢書云呼術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此三姓其

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

值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媯州索隱曰案姚氏云以往者東接穢貉

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

匈奴西方南以直當綏州也。以西接月氏氏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

直當綏州也。又魚豢魏畧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

別舜徙于三危今阿關之西南羌是也。而單于之庭

直代雲中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

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

蔚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

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

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曰案續漢書

又有什五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以

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俛起什百之中是也。禪

小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

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

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

祠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音義曰

月中皆會祭處蹕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蹕林地名也

又韋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禿廬此

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禿聲相近或以林為禿也。正

義曰顏師古云蹕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

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

遺法課校人畜正義曰許六反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

入其家有罪小者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軋

大者顏師古云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大者

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

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

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

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家曰逗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

曰漢書作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

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

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

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

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

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夫匈奴庭接

又音鬲昆新犁之國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

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

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

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

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

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

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

徐廣曰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

在鴈門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

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

索隱曰驪音武江反案青驪青色馬也○正義曰鄭玄云驪不純也說文云驪面頰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

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文云驪黑色南方盡騂馬索隱曰詩傳曰赤黃曰騂

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闕氏闕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

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

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

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

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索隱曰傳音附鄉音嚮從解角直

出境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

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

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

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

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

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闕

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

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

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

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



后時昌頓寢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

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復布諫高后乃止

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人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

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

奴正義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

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

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

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

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

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

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

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

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

徐廣曰一云樓湟○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烏孫呼揭音策○

又音立列反○正義曰揚音犁又其列反及其旁二十

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謂皆已匈奴國也諸引弓之民并為一

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

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

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

雩音火胡反○索隱曰

日係音計雩漢書作雩

請獻橐駝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

正義曰顏師云

駟入匹馬也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

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

索隱曰服虔云漢界

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

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

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

正義曰上音息

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

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

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

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

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

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

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

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

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

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

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

徐廣曰一本無

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昌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

錦袷袍各一比余一

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疎一比音鼻小顏云解

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云比櫛也蒼頡篇云靡者為比篋者為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

黃金飾具

帶

漢書音義曰

黃金胥紕

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

一字○索隱曰漢書見

作犀毗

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春

帶

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

具帶

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

比則

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陵云

賜犀比

金縵十匹錦三十匹赤縵

匹

正義曰綠繪各四十

之冒頓

死子稽粥立

稽粥

單于初立

宗室女

公主為單于闕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

為漢患者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

奴好漢

繪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

郡然

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

漢物

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以示

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

漣酪

之便美也

於是

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

具也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

漢遺

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

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

漢書

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

傳云牛馬之漣臣

漢書

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

傳云牛馬之漣臣

漢書

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父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

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

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

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其父兄

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

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

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物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

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

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音謀和而佔佔昌占反冠固何

當索隱曰鄧展曰佔聶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顏

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着冠何所當益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

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

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

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麗也音若靡監之監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

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

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

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爲餅侯虜人民畜產甚多遂

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

媯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使奇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虔云回中在北地武帝元

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

對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

州雍縣西四十里索隱曰崔浩云候邏卽匈奴所燒者也

云雲陽也秦之材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

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

帝以來祭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

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

爲上郡將軍索隱曰案表盧作穽侯魏遯爲北地將軍

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

侯董赤正義曰音赫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

爲將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

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

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

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

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

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為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

且子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

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

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

今聞漂惡民貪降其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

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

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關然更始徐廣曰關音

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

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

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

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蘖

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

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

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

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乂使兩國之民

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

動之類索隱曰案跋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

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

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

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遣之歸本國朕聞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

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

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

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

益眾廣地匈奴無人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

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

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徐廣曰後元三

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

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

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

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

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

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

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

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

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

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

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

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

索隱曰備青傳唯稱聶壹故顏氏二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紆蘭紆音于于蘭犯禁私出物也

出物與匈奴交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為賣馬邑城以誘

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索隱曰蘇林云在鴈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

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

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

門尉史行微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見寇保此

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云乃下具告單于尉史乃告

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口

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

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

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儒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

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

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

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

市下擊胡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

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

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

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

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信出代郡擊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擊胡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白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曲近胡

○索隱曰辟因僻○正義曰縣之斗是歲漢之元朔

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

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

索隱曰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

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

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

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

八十里地理志云上郡各二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

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

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

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
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
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
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
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
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
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
三千餘騎右將軍建正義曰蘇武父也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
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
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

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

次於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

匈奴之南界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

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

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

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肅州刪丹縣東南

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

顏色其慙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

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古泉山下

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其夏驃騎

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

過居延索隱曰韋昭曰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

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栢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得胡首

虜三萬餘人裨小三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

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

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

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

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續

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

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

狩二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

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

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

新秦中以實之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皇遣

蒙恬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而減北地以西

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減北地以西

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

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

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

萬匹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

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

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

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

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

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

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

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

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

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

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

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

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西入海

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

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

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

匈奴舊地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

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壹訪議高堂

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

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

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騎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

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

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

客官也○正義曰官名若鴻臚卿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

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

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

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

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

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為寇

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

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

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

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

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

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置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肅絕

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

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郡連間月氏國去

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

過大寇而擊大夏而臣之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

之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

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人

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

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

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

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今吾太子為

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紀言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

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

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

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

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

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
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
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
三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
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
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
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
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
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徐廣曰烏一作詹立
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

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正義曰括

地志云鐵勒國匈奴骨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兒

經秦長城太羹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

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

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

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

正義曰音

于將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

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

人聞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

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

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

浞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縣北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

都尉欲發而覺禪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

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

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聞捕生得浞野侯因急

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正義曰為渠師也相與謀曰

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途沒於匈奴

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

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

立三歲而死于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左

賢王响音鈞又音叶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

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

榆林縣四十里也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正義曰顧胤云鄣山

中小城亭候至廬胸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

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

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病虜城按即築城鄣列亭至

廬胸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傍使彊弩

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漢居延縣故城在甘肅張掖縣東北千五

百二十里有漢遮虜鄣強弩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眾期至遮虜鄣即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

直居延之西北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

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

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

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

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

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匈奴

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

單于

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

遂因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

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

公羊傳曰九字猶可

以復讎乎雖百世可知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

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

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正義曰胡

反

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

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

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

正義曰在伊川

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

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敷出西河與

疆弩都尉會涿涂山

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曰匈奴中山

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

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

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

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

騎步兵十萬出朔方疆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

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敖

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

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為反

重文用反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

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

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

高丘成出擊胡軍敗而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

非天漢四年事似錯悞人所知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敷與左賢王戰不

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

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

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

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

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

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為其切當世

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忌諱當代故

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徐廣曰微音狡○索隱曰微音

工堯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伯莊音叫徐音狡皆非也而務調納其說索隱曰說音悅以

便偏指不參索隱曰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微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

不參詳終始利害也彼已將率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已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衛霍也等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聖賢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次當代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索隱述贊曰

儉狃葷粥

居于北邊

既稱夏裔

式憬周篇

頗隨畜牧

屢擾塵烟

爰自冒頓

尤聚控弦

雖空帑藏

未盡中權

史記卷一百十終

史記卷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漢太史公令龍門司馬遷撰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棊駟集解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

家與侯妾衛媼通

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

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

其所冒之姓為父
與母皆未明也

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

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

徐廣曰曹參會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

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

母號為衛媪媪長女衛孺索隱曰漢書云孺孺次女少兒女女節

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為侯家

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

○索隱曰漢書作民毋顧氏云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曰民毋今本亦或作民毋也皆奴畜之

不以為兄弟數索隱曰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正義曰按居室

署名武帝改曰保宮有一鉗徒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

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

得封侯事平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

姊子夫得入官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

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生子季須元鼎元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

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

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大長公主

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

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

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

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會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

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駒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索隱曰高關山名小顏曰塞名在朔方之北也

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

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正義曰今以三千八百戶

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

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貴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貴

之號蓋出蕃語也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

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

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

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

玁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

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

雲中郡之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轡畜產

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

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大山諸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

舊塞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獨

州界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索隱曰崔浩云北塞名斬輕銳之

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

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處獲得衆類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

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

友徐廣曰友者大守名也姓共也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人

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

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

軍左內史李沮文頴曰音組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

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

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

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

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

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

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類

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

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

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

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

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正義曰

浪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千侯青

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

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纒襍中

正義曰襪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襍小兒被也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

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

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

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

軍傳校獲王索隱曰顧秘監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

以致克捷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案并邑

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

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

至匈奴右賢王庭為

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博擊也小顏同今以千三

百戶封說為龍頰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

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徐廣曰窳宜作奔音匹孝反

窳字林云大下卯與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

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

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

涉軼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
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涇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
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
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
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
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涇為彊弩將軍咸屬
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
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
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
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

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

問其罪正闕張晏曰正軍長史安正義曰律都軍議郎

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

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
威闕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
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
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
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
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
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

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

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

日姊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

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索隱曰服虔音飄搖大

票鷁勁疾之貌也票音頻妙反鷁音弋召反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

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

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

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

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弟產即大父之名

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云比頻也案下既云再無容

更言頻也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大守

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

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

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

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寧乘說大

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

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

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

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寧乘為東海

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今案大夏國在大宛之西留

匈奴中又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

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三年春

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質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二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鬣白色一曰髦尾將萬騎

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蓋漢書音義曰音

庚山討邀濮索隱曰邀音速濮音卜崔浩云匈奴名也涉狐

奴音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懼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索

隱曰案說文云懾懼失氣也冀獲單于子徐廣曰轉戰一作與

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

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之而已斬者殺其首

○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

姓者即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其足不失落也執渾邪王子

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

主○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音備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

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

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

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

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

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

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

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

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山間餘衆保

南山遂號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天山祁連

天山祁連得會涂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會音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楊武平獮得

單于單桓會涂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

百級獲五王五王毋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

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六率正義曰音律也減什三索隱曰案漢書

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益封去病

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

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索隱曰且音子余反千騎將

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下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

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

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

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勾

匈奴以為號○索隱曰案二人並匈奴人也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

三字共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

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

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明疑多是誤輝音暉也合

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

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驃騎常

選擇取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

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遲留零

落不遇合也由此驃騎曰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

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

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

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令要候漢人言其欲降

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

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

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

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

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

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

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

漂陰侯索隱曰漂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裨王呼毒尼文穎曰胡

王為下靡侯鷹庇為煇渠侯徐廣曰一云篇警○索隱曰漢書鷹作雍庇音必二

反又音疋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符二年以煇渠封僕

明至二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正義

曰煇渠表作順梁禽梨為河綦侯徐廣曰禽一作鳥○索隱曰案表作鳥梨大當戶

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也○索隱曰徐注與漢書為常

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

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率以軍糧接食

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驛

晉灼曰獍音欺譙反○索隱曰說文獍作獍行疾貌

悍音胡旦反

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

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

正義曰言

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

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

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平上郡戍卒之半

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

正義

曰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故塞外又在北海之南

而皆在河南囚其故俗

為屬國

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分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

其明年匈

奴人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

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

留

索隱曰案幕即沙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

今大發士

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

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

數十萬

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

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

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大

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

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

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

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

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

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為營而縱五

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

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

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

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

拏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拏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

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

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曰遲音值行二百餘

里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作黎明鄒氏云黎遲也

將明而猶黑也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顏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

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

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

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

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

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

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

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索隱曰右音離單蠡音黎又音離

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

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

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

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

輦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駟案應劭曰所濟土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涉

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

涉獲單于章渠也以誅比車者晉灼曰王號也○索隱曰比音必耳反轉擊左大

將索書口案漢書名雙也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離侯小顏云山名

歷度濟弓閭晉灼曰水名曰○索隱曰濟弓音亨亦如字讀獲屯頭王漢書音義

曰胡王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藉○索隱曰韓王號將軍相

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禱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為

增於山上封以祭張晏曰登海邊執鹵獲醜

七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連行殊

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連明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

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不

失期從至檣余山索隱曰檣余音桃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

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荆山徐廣曰一作衛山

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

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苦福反漢書專作以千三百戶

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卽軒為衆利侯從

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

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

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

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索隱曰

李廣子也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曰案軍吏卒為官賞賜

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

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

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

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大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軍權驃騎皆加此官

定今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

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

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索隱曰

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周仁陰重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敢

任氣也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

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

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

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

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

穿域塌鞠徐廣曰穿地為營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為

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正義曰按楚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

材力也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

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

符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

分置邊五郡者也

玄甲鐵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隱曰案崔浩云去

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冢者是去病冢上有堅石前有石馬

相對又有石人也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栢侯張晏曰諡法布

義行剛曰景關土服遠曰栢○索隱曰安景栢兩諡也布義行剛是武諡也辟土服遠是廣地之諡也以去病

平生有武藝及廣邊地之功故子嬪代侯索隱曰嬪音市戰反嬪

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

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

發干侯登皆坐耐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

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諡為烈侯子伉代為長

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

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

以故父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

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

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

名最索隱謂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

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九萬

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

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為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

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為裨將者
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

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

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

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

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

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

窳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

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

原索隱曰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

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

僕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徐廣曰陽石安一云德邑為巫

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邳人服虔曰邳音窒○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

慶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

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

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

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

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

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

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杆音干七歲復以因杆將軍

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

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

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沮豆之姐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

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怒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

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安樂侯已為丞相坐法

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

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

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

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

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

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

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翁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

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後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羽人也索隱曰縣名在馬翊殺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羽音詡。正義

曰上都誨反雍州同官縣本漢殺羽縣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

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

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

頡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

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夫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

外列城為光祿勳樞蟲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

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書御求見也侍中為校

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

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

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

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

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敦煌等郡

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
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都今邠州以右北平

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

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

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

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騎侯坐酎金

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

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泥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

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

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

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大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

歸涉四年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

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

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

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

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細不肖者入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驃騎亦與音頂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

君子豹變

貴賤何常

青本奴虜

忽總戎行

姊配皇極

身尚平陽

寵營斯借

取亂尋章

剽姚繼踵

再靜邊方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漢

太

史

命

龍

司

馬

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

宋

裴

駟

集

解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

張

守

節

正義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

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
居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
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
州及大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
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
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
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廼病免歸元光
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
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
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
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人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
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
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
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

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

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

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

有領緣以二歲中徐廣曰一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

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

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

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

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

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

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

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故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為不可不敢逆上耳正義曰顏師古曰言其利害七條弘無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以應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

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

比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

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

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徐廣

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為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綱案漢書高

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

為平津侯丞相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弘外寬內深意多有

也諸嘗與弘有郤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

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案

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纒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

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

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

死生由君臣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

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

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

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

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

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

文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

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

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之良薪之疾恐先狗馬

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

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索隱

曰小顏云右亦上也言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

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

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

露之病何恙不已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一扶不以時愈

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

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

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

相終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案弘凡子度嗣為平津侯

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遣鉅野令史成詣公

車論為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為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

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

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

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

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

留又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

言也事其入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

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東是故事

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

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帥振旅之樂

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

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位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

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逾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

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
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
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
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
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靡音糜
敝猶凋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
河為境地固澤徐廣曰鹹鹵項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
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

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

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類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

陘徐廣曰陘在東萊音縉○索隱曰陘音逐瑞反注音縉其音同也琅邪負海之郡轉

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饗女

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

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

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

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

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

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曼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

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

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樂音岳嚴本

姓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爲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

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

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

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比

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

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

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
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
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
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
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
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
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
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
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
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
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
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
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妥其處者矣
不妥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
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
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
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
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
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
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

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
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
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
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
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
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
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
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
尊天子五伯旣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彊以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
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
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
鑄以爲鍾虡索隱曰虡音巨鄒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
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
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
猶尚也貴也下謂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
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
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
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

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

索隱曰案尉官也佗趙佗也音徒何反屠

睢人姓名

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

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

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

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起當是時秦禍

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

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

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

索隱曰謂勝廣舉兵

據陳舉音如字或音據忠陳也

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

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

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

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

會壤長地進

張晏曰壤進益也

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

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

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略

濊州

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棘音白北反又皮建城逼反濊州地名即古濊陌國也音紆廢反

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

索隱曰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燔燒也

議者美之

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

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

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

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

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茲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部之地

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

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士壤足以專民制蘇林

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

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

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

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

甲兵器械非特禁於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

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

見之晚也

徐廣曰作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皆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

記相承闕脫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

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

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

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逾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逾節萌

起前日龜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

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

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

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

侯王分封子弟也

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

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按偃言吾日暮途遠恐赴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逾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又得申當須急暴行者卒也急也暴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

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

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
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
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
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
主父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
收者唯獨浚孔車徐廣曰孔車浚人也沛有浚縣收藥
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

矣徐廣曰漢初至元上方鄉文學招俊又以廣儒墨弘

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

其惡悲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

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冊以續卷後○蓋聞治國

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相霸諸侯有

先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

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

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

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

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

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

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

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

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

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

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

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

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請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式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曰案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遠迹羊豕之間索隱曰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索隱曰文理也府庫克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

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

者故禮有蒲筥蓋或謂以蒲暴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

盡續以為第飾也見主父而歎息

索隱曰案上文嚴

安在何相見

之晚者是也

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磔出於降虜斯亦曩時

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

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

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

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

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磔其餘不

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

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

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

平津巨儒 晚年始遇 外示寬儉

內懷嫉妬 寵備榮爵 身受肺腑

主父推恩 觀時設度 生食五鼎

死非時羸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南越王

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

尉佗者真定人也

索隱曰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

小郡曰尉

韋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為縣在常山也

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

揚越

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索義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為楚收揚越○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

云揚越

置桂林南海象郡

索隱曰地理志武帝更名桂林郡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郡地理志云武帝更名曰南

雜處十三歲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索隱曰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正義曰顏師古云龍

川南海縣也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東泉因以為號也

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索隱曰囂音五乃反

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

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與軍聚眾虎爭天

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

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與兵絕新道索隱曰紫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

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

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

更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

○索隱曰被音皮義反行南海尉事索隱曰服虔云囂許詔書使為南海尉囂死佗

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曰案南康記

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

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

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湟並作湟音年

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楊下湟水是

而姚察云史記作匯今本有湟湟及匯不同蓋由隨見

輒改故也水經云今匯縣南有匯浦關未知孰是然鄒

誕作湟漢書作音蓋近於古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

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黨為郡縣之職或假守

也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昭

曰生以武為號
不稽於古也

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

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

集百越母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

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

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

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

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

侯竈往擊之

索隱曰韋昭云竈姓周隆
慮縣名屬河內音林間

會暑溼士卒大

疫兵不能踰嶺

索隱曰索即
陽山嶺也

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

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

漢書音義
曰駱越也

○索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
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

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
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

郡即甌
駱也

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

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

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

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

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為大中

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

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

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

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阨路禪國亦稱王索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益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

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蒙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曰漢書悅作怵韋昭云誘怵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

嬰齊請歸胡薨諡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

索隱曰李邵云藏其借號之璽也 嬰齊其人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

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索隱曰穆音紀虬反穆姓出邯鄲 及即位上書請

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

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

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代

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常與霸陵人安

國少季通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 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

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

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衛尉一作決

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

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

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

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

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

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

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齋為人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

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

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

王連親婚也○索隱曰秦蒼梧秦王即下趙光其居國是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

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
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
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
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恃使者為介胃也索隱曰志林
去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
昭以介為恃介者間也必言間恃漢使之權意即得矣
然云恃為介胃則非也虞喜以介為因亦有所由案介
者賓王所出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
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
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
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校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
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韋昭曰縱權也○索隱曰
案字林縱音七凶反又吳

王濞傳縱殺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索隱曰

吳王與此同取其兵也漢書作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

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

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

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

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

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

辭不可天子罷參也徐廣曰縣屬潁音古洽郊壯士反○正義曰今汝州郊城

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

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

子遣千秋

徐廣曰為校尉

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越

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

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

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

無慮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

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

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

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

侯○索隱曰案功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

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

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

索隱曰案南康記以好為大庾嶺名塞上也

護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

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

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郡

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

索隱曰案龍亢屬譙國漢書作龍亢侯服虔作叩晉灼云龍古龍字

乃下赦曰天子微諸

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

人及江淮以南

徐廣曰淮一作匯也

樓船十萬師

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

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

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

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

徐廣曰一作滄駟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

淮字○索隱曰劉氏云匯當作滄漢書云下滄水也

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

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

張晏曰故越人降為侯

為戈船

下屬將軍

徐廣曰厲一作瀨駟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

為名也應劭曰瀨水流涉上也贊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出零陵或下

離水

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正義曰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水東至廣信入鬱林九百八十里

蒼梧使馳義侯

徐廣曰越人也名遺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

正義曰

州協州以南

下荊河江

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是夜郎國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

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

索隱

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

門又俗云石門水名會泉飲之則令人得越船粟因推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歌也

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

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

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而伏波居西

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曰

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

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旦城

中皆降伏波

徐廣曰呂靜曰犁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犁曰為遲且為待明也

索隱曰鄒氏云犁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犁即比義不煩更釋又解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

暹明暹音維遲待也亦聲之義也

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

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

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

侯

徐廣曰在東萊

越郎

徐廣曰南越之郎官

都稽

徐廣曰表曰孫都

蔡侯

索隱曰蔡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

昭章

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
桀劉氏音未例反定者今之名也案漢功臣表云定揭
陽今意 又別 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

漢中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

諭驪駱屬漢

索隱曰案漢書驪駱三十餘萬口降漢

皆得為侯

索隱曰案漢書云光

聞漢兵至降封為桃侯揭陽令為安道侯越將畢取為
滕侯桂林監居翁為湘城侯韋昭云湘城屬堵陽桃安
道滕二縣皆屬 戈船下屬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

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

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

浦交趾○索隱曰徐廣皆據漢書為說

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

駱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

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駱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

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繆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

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

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

中原鹿走

羣雄莫制

漢事西驅

越推南裔

陸賈驕說

尉佗去帝

繆后內朝

呂嘉狼戾

君臣不協

卒從剿絕

卷一百一十三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漢

太史

命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生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閩越王無諸

帝昭曰閩音武巾及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閩

聲音

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

氏

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曰徐廣說

秦已并天下皆

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曰小頭以為即今之

康熙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東越

泉州建安也。正義曰：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

陽。今閩州又改爲福也。陽，今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

主命弗王。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

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

中故地。都東治，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

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都東甌

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

都城有亭積石爲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

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

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

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

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

急天子。天子問大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

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

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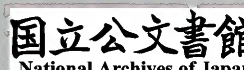
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

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

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

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



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

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為說至建

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

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

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

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

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

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

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索隱曰劉氏縱音窻縱撞也使使奉其頭

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

耘徐廣曰漢書作運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者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隕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

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

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

與謀焉索隱曰繇音搖繇者邑號丑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

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

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

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

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

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

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

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

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今諸校屯豫章梅嶺

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

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元

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

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

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

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東南八十里

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梅嶺殺漢三校尉是

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徐廣曰成將屯弗敢擊

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

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索隱曰鄭氏句音

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

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

若邪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關○正義曰

山蓋從如此耶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

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

將軍率錢唐棘終古正義曰錢唐杭州斬徇北將軍為

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字今

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

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

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

徐廣曰亦東越臣

與其率從繇

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彊計殺

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

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

索隱曰常昭云在九江封

建成侯敖為開陵侯

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臣常昭云開陵屬臨淮

封越衍侯

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校尉

福為繇婁侯

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索隱曰繇婁縣名服虔音瑩劉伯莊音紆營反

福者

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

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

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

隱曰常昭云多姓軍名也

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

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

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

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

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

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

句踐之裔

是曰無諸

既席漢寵

寔因秦餘

騶絡為姓

閩中是居

王搖之立

爰處東隅

後嗣不道

自相誅鋤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案朝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詘

朝鮮

正義曰

朝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麗都平襄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王滿者

故燕人也

索隱曰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王而白王之

自始全燕時嘗略

漢紀千丘手書卷三

屬真番

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

二國以屬已也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朝鮮為置吏

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

東故塞至沮水為界漢書音義曰沮音傍沛反○正義曰地理志云沮水出遼東塞外西

南至樂浪縣西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正義曰命

謂教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

秦故空地上下鄣索隱曰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

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索隱曰常昭

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會孝惠

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

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

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

皆來服屬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為郡方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麗貉東沃

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十里在京師東

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

國六百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傳子至孫右渠正義曰其所誘漢亡

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

闕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曰誘一作

也諭曉也譙音才笑反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

殺送何者索隱曰即送何之御也朝鮮禪王長正義曰禪師古云

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也按即渡馳入塞正義曰入平遂

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

索隱曰有殺將之美

名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

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朝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

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浪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

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浪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浪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浪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因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

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割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

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

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

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啖音頰○索隱曰路人也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啖一音協

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

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

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音各降相路人之子最索隱曰最

名路人之子也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臨屯

樂浪玄封參為瀆清侯帝昭曰屬齊○索隱曰顧氏瀆音獲陰為菽苴侯

菽也帝昭曰屬勃海○索隱曰菽音秋苴音子餘反

索隱曰屬河東○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帝昭曰屬齊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

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

船將挾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苟

疑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

衛滿燕人 朝鮮是王 王險置都

路人作相 右渠首羌 涉何調上

兆禍自斯 狐疑二將 山遂伏法

紛紜無狀

